

《崩塌的山岳》中的生态伦理问题

胡明昕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通过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最后部作品《崩塌的山岳》文本细读, 从生态文学理论角度研究小说中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三大冲突, 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深远影响。通过箭雪豹和阿尔森·萨曼钦的悲剧命运的描写, 艾特玛托夫对人类过度索取自然资源将会导致不可逆转的生态和精神危机做出警示, 他呼吁人们尊重自然、反思自我, 并提出了重视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关系的观点, 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生态伦理; 《崩塌的山岳》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艾特玛托夫(Ч. Т. Айтматов, 1928—2008)作为 20 世纪苏联文学的重要代表,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其极具深度的文学创作进入文坛, 便迅速崭露头角。1963 年, 他凭借卓越的文学成就, 获得了作家一生仅有一次机会争取的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文学奖。进入 1980 年代之后, 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 其文学思考超越时空局限, 转向从全人类乃至宇宙层面对善与恶、生与死以及命运问题的哲学探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崩塌的山岳》(Когда падают горы, 2006), 发表于俄罗斯《各民族友谊》杂志, 是其在耄耋之年呈现给世人的一部文学力作。这部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全球化视角, 表达了他对全球化冲击下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生态危机的迫切关注。小说以吉尔吉斯斯坦的城市、乡村和大自然为叙事背景, 生动描绘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对人类生活与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一切皆可商品化”的逻辑逐步触碰伦理规范, 人类和自然生态都沦为市场和资本的牺牲品。这部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全球化视角, 通过对生态伦理问题的深刻反思, 表达了他对全球化冲击下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生态危机的迫切关注。小说以吉尔吉斯斯坦的城市和乡村为叙事背景, 生动描绘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对人类生活与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一切皆可商品化”的逻辑逐步侵蚀人类伦理, 人类沦为市场和资本的牺牲品。

作品通过箭雪豹和阿尔森·萨曼钦两条主线展开叙事: 箭雪豹本应在乌津吉列什-马铎山脉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寿终正寝, 却因被山地居民商品化, 最终遭到围猎射杀; 而生态保护者阿尔森·萨曼钦在保护箭雪豹的过程中, 不幸被他人杀害。他临终前因未能保护自然生态向村民和家人道歉。这一悲剧性的结局体现了艾特玛托夫的救世情怀和深刻的生态忧患意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 “自然”又可划分为外部自然(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和内部自然(人类的精神生态)。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相辅相成, 彼此依存, 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完整生

态系统。而生态，广义而言，可以划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本文以《崩塌的山岳》为研究对象，从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三大层面，深入探讨作品中所呈现的生态危机，揭示艾特玛托夫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

2 人与自然相冲突引发的自然生态危机

《崩塌的山岳》第一章描写了箭雪豹偶遇自己的母雪豹与其他公雪豹交配的情景。箭雪豹曾是种族延续的王者，但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下，被母雪豹和族群抛弃。尽管内心充满愤怒和痛苦，它依然遵循自然的准则，克制自身的情感，选择离开。这体现了动物对自然秩序的尊重和遵循，即使被逐出群体，也不违背自然的法则。相较之下，人类却常常忘却自己在生态环境中的位置。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指出：“土地伦理只是将社区的边界扩大，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总体来说：土地。”（1949：330），这强调了人类应当视自己为生态社区的一部分，而非主宰者。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人类通过科技和市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也滋生了对自然的贪婪与无节制的索取。作品中，别克图尔创立的商业化狩猎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的业务活动繁忙，几乎全年都在忙碌。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猎杀不同的动物，包括盘羊（他们称之为“马克·波罗”羊）、大角山羊、熊、猎禽，甚至将濒危的雪豹列为“热门项目”。捕猎成为山区村庄的主要生存方式，农产品生产对村民而言已不再像捕猎野生动物那样重要。当他们得知野蜂蜜、花草、甚至山上的积雪都能卖钱时，内心充满激动，感受到“万物皆可成金”的快感。正如环境伦理学家保罗·沃伦·泰勒所批评的：“开发的态度是当今大多数人——至少是西方文明的大多数人——对待自然的主要态度……自然只为我们存在，而不为其他生物而存在，只有我们有权把自然当作工具来使用。高度发达的文明不过是这么一种东西，它征服荒野，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从而使人们享受更好的生活”。（王诺 2003：64）别克图尔利用野生动物带领村民致富，得到村民的信赖。然而，他们却没有想到人与兽都将这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正如德国神学家于尔根·莫尔特曼所说：“只有外来的人和无家可归的人才实行掠夺性开发。”（2002：67）作品中，阿拉伯富商眼中的雪豹只是“论个的商品，个数越多，利润就越大”（艾特玛托夫 2018：106）。他们从未考虑过当地的生态情况，只关心能捕猎多少只雪豹，制作多少张雪豹皮。他们以围猎雪豹为幌子，实则与山区政府进行一次“共赢”的商业合作。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贫困山区带来财富，问心无愧，甚至自认为是善良慷慨的资本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尔森·萨曼钦和艾列斯，他们是保持清醒的生态斗士。阿尔森在得知自己被卷入绑架阿拉伯富商的计划后，内心极度抗拒，但顾及村民们以狩猎为生，如果破坏了雪豹狩猎活动，可能会引起民愤。他只能将保护动物的想法埋在心底，缺乏实践的的勇气。此时，艾列斯的出现如同一道光照亮了阿尔森的内心。艾列斯是阿尔森的灵魂伴侣，他们都对雪豹和其他动物怀有敬意。他们的相遇、村庄的生活，都归功于雪豹。他们都深刻意识到自然生态的脆弱性，决心以实际行动来保护雪豹和山岳，为维护生态平衡贡献自己的力量。艾列斯保护雪豹的理念与阿尔森产生了共鸣，激发了阿尔森保护雪豹的勇气，使他不再是孤独的生态斗士。阿尔森曾坚定地表示：“下一次值得鼓足勇气干这件事，我应当成为这个狩猎生意的反对派。”（艾特玛托夫 2018：146）在艾列斯的鼓励下，他不再畏缩，勇敢地站出来。在带领阿拉伯富商上山的那天，他用英语、吉尔吉斯语和俄语三种语言，愤怒而坚定地警告他们：“不许伤害我们的雪豹！马上从这里滚开！我不允许你们杀害我们的野生动物！滚回你们的迪拜、科威特去，离开我们神圣的山岳！不许你们的脚再踏到我们这里来！立即滚，否则你们就要完蛋！我要把你们全都枪毙掉！”（艾特玛托夫 2018：176—177）这一段话中多次使用感叹号，表现了阿尔森的勇敢与决心。在受到塔什坦阿富汗生命威胁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保护雪豹，勇敢地表明立场，成为狩猎生意的反对派。然而，悲剧的是，阿尔森最终被射杀。得知阿尔森的死讯，别克图尔并未表现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反而

感到羞愧，认为阿尔森丢尽了他的脸。村民们的反应是怨恨，认为阿尔森罪该万死，甚至跑到他姐姐家去闹事。塔什坦阿富汗和他的同伙甚至不顾阿尔森尚未安葬，就要炸毁山洞。相反，平时被认为“无情”的雷雨看不下去，将村民赶回家。

艾特玛托夫将箭雪豹和阿尔森两条看似平行的线索，通过命运的牵引，在山口相遇。这体现了作者“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万物的生命是共命运的。当动物的生命遭受人类威胁时，人类的生命也将受到自然的惩罚。曾经，村民们因为箭雪豹的勇猛而创作了赞颂它的歌谣。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箭雪豹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财富”的象征。村民们依靠猎杀箭雪豹来发家致富，阿拉伯富商来到山村猎捕雪豹的娱乐活动也被视为问心无愧的“扶贫”活动。“山岳”是村民生存之地，是他们的“根”。然而，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人们随着资本的浪潮，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和传统美德逐渐消失，爱情也被明码标价。看着曾经的爱人乘着“高级轿车”远去，人们失去了“根”，山岳崩塌，曾经的美好不复存在。这体现了作者对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悲观心理和忧患意识。

作品中运用了丰富的生态意象，如“家燕”“箭雪豹”“山岳”等。作者对这些生态意象进行了拟人化的描写，使得它们有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这些意象不仅增强了文学表现力，使读者感受到阅读的冲击力，促使人们反思自己在自然万物中的位置：不仅人类是自然的主宰，万物皆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们需要摒弃虚妄的自负，认识到大自然的重要性，真正与自然和谐相处。“家燕”的异常行为象征着自然对人类行为的警示；“箭雪豹”的命运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山岳”的崩塌则暗示了人类失去与自然的联系后，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小说通过描绘人与自然的冲突，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人类追逐着金钱的时候，无视自然，破坏了生态平衡。正如现代生态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警示的那样：“如果人类继续以目前的速度破坏生物多样性，我们将无法维持地球的生态系统。”（2003：98）艾特玛托夫呼吁人们反思自身的行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只有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人类才能拥有可持续的未来。

3 人与他者相冲突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

《崩塌的山岳》的时代背景设定在苏联解体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被裹挟着进入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猛烈冲击，使得吉尔吉斯斯坦的城市和乡村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由于受到了市场的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生态危机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上，也对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精神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化的推进，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社会生态的危机。乌尔里希·贝克所曾说：“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化导致了传统社会纽带的解体，个人被迫自己应对全球性风险。”（Beck U. 2006：340）这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和紧张。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小说中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年轻人手持写有‘请给我工作！’的牌子”（艾特玛托夫 2018：41），坐在街道两旁，绵延数千米。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被遗弃的村庄，城市无法为他们提供生存的机会，现代社会似乎在对他们说：“社会不需要你们，滚开！”（艾特玛托夫 2018：41）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有工作和财富的人，驾驶着豪华轿车在城市中穿梭，享受着物质带来的满足。种种社会分化凸显了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社会生态的危机。一方面，像萨克桑这样的人物，曾经是体育老师，但由于薪资微薄，不得不转行成为牧马人；曾是图书管理员的艾列斯，也被迫成为了“女倒爷”。另一方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人们开始从事非法和破坏性的活动，例如组织对濒危动物雪豹的商业狩猎，甚至引发了绑架人质的恐怖事件。这正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也就是人类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相矛盾的结果。

作品中，塔什坦阿富汗看到了国家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一些人焚烧吉普车取乐，而另一些人却给孩子们买不起鞋”。（艾特玛托夫 2018：101）他认为富人有自己的全球化，而穷人为了实现“公平”的全球化，必须通过“强硬”的手段获取财富。他声称：“每个人都必须听命于它（全球化）才能活下去。”（艾特玛托夫 2018：113）别克图尔为了生计，成立了野生动物商业狩猎公司，迎合市场需求。这给了塔什坦阿富汗一伙人机会，通过狩猎活动威胁阿拉伯富商，以此获取财富，实现所谓的“穷人的全球化”。

《崩塌的山岳》中有大自然的声音，如鸟鸣和犬吠；也有人物之间的对话的冲突，如别克图尔与阿尔森，塔什坦阿富汗与阿尔森，阿尔森与艾列斯，以及阿尔森与他人之间的交流。这些代表不同的价值观和立场的力量主要可以分成四种：首先，是以家燕、雪豹等自然生物为代表，象征着自然界的聲音，提醒人类关注生态平衡的自然之力。其次，是以阿尔森和艾列斯为代表，主张保护自然，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反对将自然资源商品化的捍卫者之力。再次，是以塔什坦阿富汗为代表，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破坏生态平衡，甚至采用暴力手段的黑暗之力。最后，是以报社主编、别克图尔等人为代表，他们顺应全球化和市场的潮流，选择服从和妥协，追求个人利益的“变色龙之力”。这四种力量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不同选择和态度：捍卫者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生命，反对将自然资源商品化，他们的善意和行动源于对自然的热爱和尊敬；“黑暗之力”和“变色龙之力”则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争相成为资本的工具，忽视了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而“黑暗之力”的驱动力则是内心的贪欲和对资本的迷恋，他们为了私利，不惜破坏自然和他人的利益。通过多重对话和人物关系的构建，艾特玛托夫深入揭示了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批判了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道德滑坡和价值迷失。他呼吁人们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倡导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的失衡不仅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也对人们的内心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精神生态的危机。在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下，个体的内心冲突愈发激烈。人与自我相矛盾是其中的重要表现。艾特玛托夫在谴责恐怖活动的同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强烈批判了人们为了一己私利而自掘坟墓的行为：人类就像寄生虫附着在大自然身上，不断地向大自然汲取营养，导致的后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般无法挽回，最终，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物种的灭绝将使人类永远无法弥补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4 人与自我相冲突引发的精神生态危机

除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之外，人类还存在一个精神生态系统。如同自然界的完整性一样，人的内部自然也具有完整性，这种完整性通过意识与无意识、知觉与思维、理性与感性的协调而实现。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物质主义的盛行，理性与感性、抽象与具体、知觉与思维、直觉与分析之间的和谐逐渐被打破，人类的精神生态系统出现了分裂和失衡。

在《崩塌的山岳》中，全球化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使得爱情也被明码标价，成为商品。在事业和爱情上都受到资本摧残的阿尔森，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他变得迷茫、抑郁，不知未来何去何从，甚至产生了极端的想法。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变得浮躁，一切以利益为先，真诚善良的人反而被视为没有头脑，遭到排斥。小说中有一处典型的场景描写：体育场上的音乐会。场内灯火辉煌，五颜六色的海报和前所未见的霓虹灯广告充斥其间，巨大的全景屏幕，震耳欲聋的音乐，卖弄风情的嚎叫，高举手臂的观众，“高级轿车”的轰鸣声，黑夜被焰火照得通明……（艾特玛托夫 2018：40）甚至阿尔森自己，有时也跟着众人喃喃地念着“高一级一轿一车！艾一丹一娜！”，可见流行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人们不再欣赏高雅的交响乐，而是为流行音乐买单，渴望被“高级轿车”带走，前往繁华的霓虹世界。古典音乐则沦为高级酒店厕所的背景乐。人们依靠权势来获得自我价值，曾经的女首席演奏家，如今却在高级酒店穿着暴露的衣服搔首弄姿，迎来观众和嘉宾的欢呼，真正坐上

了寡头的“高级轿车”，在通往顶级娱乐场的道路上奔驰，而阿尔森却被留在了原地。他试图挽救艾丹娜的决心逐渐变成了执念。他在开车回家乡的路上，幻想着艾丹娜与他同行，假想她的一言一行。这其实是他潜意识中为自己寻找借口：不是艾丹娜的错，而是资本的力量裹挟了她，让她不得不为资本服务。他所无法给予的，资本可以满足她。

阿尔森的痛苦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时代是资本的时代，不甘心向资本和寡头低头，但却无人理解。他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局外人”，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深感孤独和痛苦。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无力扭转社会的变化，只能将愤怒和绝望投射到个体的行动上，企图通过刺杀寡头来“替天行道”。这种扭曲的心理形成了他的“心魔”，驱使他走向极端。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现代人越来越富有，但却越来越感到空虚和孤独，因为他们迷失了自我，失去了与他人和自然的联系。”（Fromm E. 1941: 867）这恰好反映了作品中人物的精神困境。

在资本的驱使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畸变。为了在金钱堆积的高山上爬得更高，获取名誉和地位，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人们不再为自己的行为“三思而后行”，“及时行乐”成为新的信条。这种价值观如同毒气，弥漫着城市和乡村。以艾尔塔什·库尔恰洛夫为代表的寡头，正是这种毒气的源头。他们的行为让清醒的人无法呼吸，而意志力薄弱的人则会被感染。在这种“杀与被杀”的环境下，人们只能戴上艾尔塔什递给“防毒面具”来保护自己，成为寡头麾下的一员，为其卖命。别克图尔及其村民便是中毒最深的人。他们看到雪豹可以变卖，花草万物都是“金子”，认为通过猎捕野生动物的营利公司招揽大客户，获得最大的利益，村子也会因此繁荣起来。然而，他们从未想过“坐吃山空”的结局。人们在满足了物质欲望，精神上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为了追求刺激，便可以为了所欲为。即使是野生动物的命运，人类也可以随意操纵。雪豹本是濒危的保护动物，但在阿拉伯富商看来，它们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通过猎捕雪豹，他们不仅带领村民致富，还获得村民的赞许，成为村民眼中的“救世主”。他们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珍贵的雪豹皮，对于村庄的未来命运，他们却毫不关心，更不会有任何愧疚之心。

艾特玛托夫通过对社会图景的细致描绘，让读者从城市生活的角度看清生态问题的实质：当人们对物的某一属性，如金钱、权力等，产生病态的追求时，物本身的扩张性就开始吞噬人的本能和灵魂。唯有回归自我的本性，才能摆脱这种迷失。只有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观，重建人与自我的和谐，才能解决精神生态的危机。

5 结束语

艾特玛托夫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认为这是现今全球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类文化与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和尖锐的问题。小说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与深刻的生态伦理冲突，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成因和深远影响。《崩塌的山岳》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三大冲突的深刻描写，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的多重层面。正如本书译者谷兴亚在对本作品的评价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需要审视自己，倡导平等观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人类保护了大自然，其实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的家园。作品呼吁人们反思自身行为，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倡导生态伦理与人道主义精神。这种融合哲学思考与艺术审美的创作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更为当代社会应对生态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艾特玛托夫正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作为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桥梁，通过他的作品向读者揭示了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深刻地反思了人类在这些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参考文献

- [1]Beck U. Living in the World Risk Society[J]. Economy and Society. 2006 (3).
- [2]Fromm E. Individu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Neurosi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1(6).
- [3][俄]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崩塌的山岳[M]. 谷兴亚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
- [4][美]奥多尔·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英文版序[M]. 侯文蕙译.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5][德]莫尔特曼. 创造中的上帝[M]. 隗仁莲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6]王 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7][美]爱德华·威尔逊. 生命的未来[M]. 李虎、朱水涌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Ecological Ethics Issues in *When Mountains Fall*

Hu Ming-x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150006, China)

Abstract :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co-ethical issues presented in Chingiz Aitmatov's last work, *When Mountains Fall*.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and analysis of eco-literary theories, the three major conflicts — man and nature, man and other, and man and self — in the novel are examined, revealing the root causes and far-reaching effects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rough the tragic fate of Arrow Snow Leopard and Arsen Samanchin, the work warns that mankind's over-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will lead to an irreversible ecological and spiritual crisis. Aitmatov calls for people to respect nature and reflect on themselves, emphasizing the ecological and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ese are important revelations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 Chingiz Aitmatov; ecological ethics issues; *When Mountains Fall*

作者简介: 胡明昕（1998—），辽宁本溪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4-08-16

[责任编辑: 刘 锐]